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二

无名箫二

卧龙生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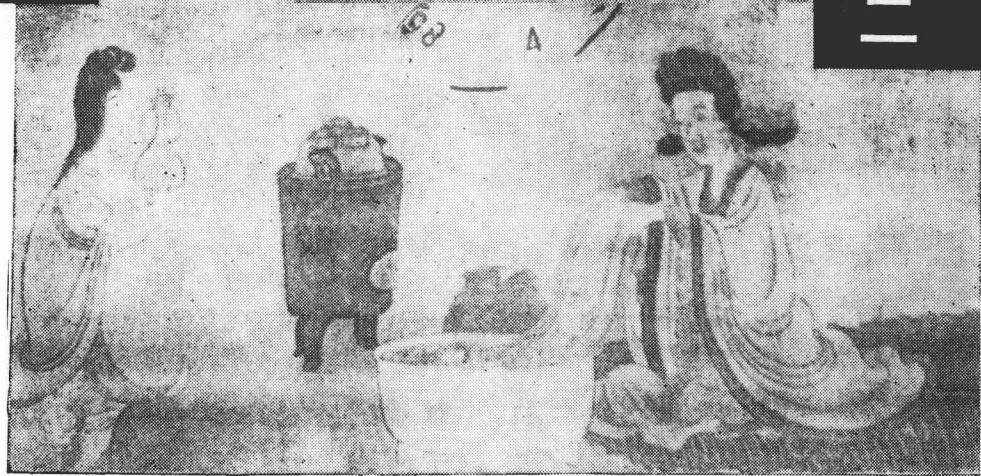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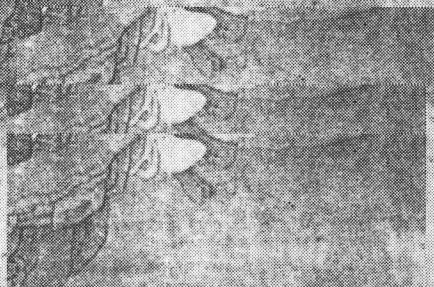


卧龙生精品系列之二

无名箫二

卧龙生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二二 江畔喋血

这四人不但衣着鲜红，而且脸上也蒙着红布，只露着两个眼睛。黑夜中瞧上一眼，就使人生出一种惊怖之感。

只见那素衣少女高高举起右手，口中喃喃低语了一阵，似在自说自话，又似在低声祈祷。

突然一挥高高的右手，尖厉地说道：“把眼下这三个人给我杀了。”

四个红衣横剑人，应声纵跃而起，两个疾扑阴阳二绝，两个合向九头大鹏扑去。

这四个红衣人身手矫健，武功高强，出手一击，凌厉无匹。但见剑光一闪，已分别欺近三人身侧。

阴阳二绝双双大喝一声，四掌齐发，交叉击出。原来两人一发阳刚之劲，一发阴柔之力，对敌之时，常常交互击出，两种力道，一齐攻到。

那两个红衣人扑到中途之时，阴阳二绝发出掌力已然击到。

但见两人齐齐轻啸一声，各自一提丹田真气，突然向上升起了六七尺高，疾如天马行空般，又向前冲进了五六尺远，让开了阴阳二绝击来掌力。各自挥剑在空中，划起一圈银虹，疾向阴阳二绝罩下。

阳拳普侗心头微微一震，暗道：“这两人剑法怪异，不知是何来路，怎的江湖之上，从未听人说过。”

心中在想，人却疾向旁侧闪去。

阴手言刚和普侗心意相同，亦为这两个红衣诡异的剑招所震惊，但举动却是和普侗一般的向旁侧闪。

两人闪避的方向，虽然不同，但看去却是往一起会合。

原来两人久习合搏之击，心意早已相通，行动之间保持着出手合击之势。

两个红衣人，一击未中，双双落着实地。但脚一点地，立时又腾身而起，长剑挥处，飞起了两片精芒，又分向两人攻去。

两人发动迅快无比，迫得阴阳二绝没有还手的机会。会合之势，被两人迅厉的剑势冲开，紧接着剑势绵绵，一招比一招迅辣猛恶。

阴阳二绝登时被迫得手忙脚乱，还手无力。

这面两人被逼得险象环生，那面九头大鹏雷名远亦被两个红衣人双剑交互的猛攻，闹得应接不暇。

那素衣女袖手旁观，但神态间却微现焦急之状，不停地互搓玉掌。

激斗中突听一声闷哼，阳拳普侗左臂上首先中了一剑，登时鲜血淋淋而下。

阴手言刚大喝一声，全力发出两掌，把左面红衣人攻向普侗的剑势逼开，救下了阳拳普侗一命。

他只管发掌救人，而忽略了本身防卫，只觉背上一凉，一阵巨疼刺心，身不由己地向前一倾。

只觉背心上重重挨了一拳，眼睛一花，头重脚轻地摔倒在地上。

阳拳普侗眼看阴手言刚，摔倒在地，不觉心头一寒。他臂上伤势本已很重，心里再一慌，招术早已散乱，只觉肘间“曲池穴”上被人点中，后腰之上又被人踢了一脚，当场栽倒。

这面阴阳双绝被擒，那面九头大鹏雷名远，也闹了手忙脚乱，两个红衣人剑光闪闪，疾如轮转，愈打剑势愈快，攻势愈猛。

上官琦轻轻叹一口气，低声对杜天鹗道：“杜兄，我看雷名远难再支撑到十合以上。那位闵姑娘心狠手辣，这三人如若落她手中，只怕

难以逃得性命。”

杜天鹗知他动了豪侠之性，准备出手相助，当下微微摇头，低声答道：“这不是一般的江湖仇杀恩怨。此事看去复杂得很，眼下谁是谁非，无从判断。”

话至此处，微一停顿，调了一口真气，接道：“那芦苇之中，还不知藏了素衣女多少同党，咱们未弄清底细之前，最好先别出手。”

杜天鹗久走江湖，做事持重。四个红衣人精奇的剑术，使他大感惊骇，纵然自己出手，亦毫无制胜把握。何况眼下的情势幻奇得叫人无从臆断，那素衣女不但在闵家极具权威，而且又似是领导一个帮派的首领。

这复杂的情势，使被誉为关外神鞭的杜天鹗变得谨慎起来。

就这一阵工夫，雷名远身上已中了一剑。但他仍然奋力苦撑，双掌横击直劈，力斗两个红衣人。

那素衣少女轻轻一皱眉头，说道：“雷叔叔已成强弩之末，还不束手就缚，可别怪晚辈不念故旧情意了！”

雷名远早已打得油尽灯枯，但是根本没法还手，他无奈之下，只好……

衣剑手，有着无比的厌恶，眼看雷名远陷身危境，不自觉动了豪侠之心。正想挺身而出，忽听一声尖厉的娇喝之声，传入耳际。

凝神望去，只见一条人影疾如星丸飞掷而来，正是那徐娘半老、风韵犹存的雷夫人。

两个红衣人听得那娇喝之声，不禁微微一怔，手中剑势也随着一缓。

就这一缓之势，疾奔而来的雷夫人已经冲到。

但见她左手一扬，四点寒星，激射而出，分向两红衣人打去。

四川唐门的毒药暗器，素有独步武林之誉。那使剑红衣人，甚少在江湖之上闯荡，不知雷夫人的出身，但那素衣少女，却是知道厉害，立时低声喝道：“小心她暗器之上含有剧毒。”

两个红衣人齐齐挥动长剑，幻起一片护身剑影，但闻一阵叮叮当当之声，四点寒星尽被击落。

高手举动，迅快无比。雷夫人左手打出暗器，人已冲到了雷名远的身侧，左手疾伸而出，扶住摇摇欲倒的雷名远，口中娇声喝道：“再试试我剧毒淬炼的蝎尾针。”右手一拂之势，撒出一蓬银雨。

这次双方相距已然甚近，两个红衣人似是未想到她双手之中，都握有暗器，赶忙举剑封架，已是迟了一步。

但闻左首那红衣人闷哼一声，仰面摔倒地上。

右首那红衣人，剑势出手较快，舞起了一片剑影，击落了袭来的蝎尾毒针。

那素衣少女陡然娇喝一声，凌空冲来。但见白影一闪，人已冲到。素手连挥，倏忽之间，攻出三掌。

这三掌势道劲疾，迫得那雷夫人无暇再发暗器，只好松开了身受剑创的雷名远，挥掌迎敌。

素衣少女武功诡奇，掌势变化难测，不到十合，已把雷夫人迫得手忙脚乱。

激斗中，响起一声娇哼，雷夫人身子一摇，倒在地上。

满身鲜血，神志半昏的雷名远，一见夫人被伤，大喝一声，冲了上

来，举手一掌，迎面击到。

素衣少女娇躯一侧，让过掌势，飞起一脚，踢在雷名远左腿膝盖之上，右手一翻，已抓住了雷名远右腕脉门。

那素衣少女扣住雷名远的脉门，顺势向前一带，把九头大鹏摔倒地上，喝道：“捆了。”

那身披重孝少年，一直站在一侧，袖手旁观。那素衣少女，也未要他出手对敌，此刻却突然赶了过来，点了雷名远的穴道。

一场惨烈的激战，在雷名远被擒后结束。夜风轻摇着河畔芦苇，仍发出沙沙的轻微之声。

那素衣少女星目转动，扫视了全场一眼后，冷冷说道：“把他送上船去。”

芦苇中应声跃出来六个黑衣劲装大汉，把阴阳双绝和雷名远夫妇，以及那伤在雷夫人毒针下的红衣人，一齐抱了起来，疾奔入芦苇丛中。

三个未伤的红衣人，各自横剑静立，似是还在等待那素衣少女的令谕。

她仰面望望月光，轻轻地叹息一声，扬手一挥，道：“你们也回去吧！”

三个红衣人同时凌空飞起，跃回芦苇丛中。

素衣少女回头对那呆呆站在一侧的重孝少年说道：“哥哥，咱们该回去了。”

言来细声细语，和刚才冷若冰霜的神情，大不相同，似是突然间恢复了她少女的娴静、温柔。

那重孝少年轻轻“嗯”一声，急道：“不错，不错，咱们该回去了。”

他似是已被今夜这惊人的变化，和剧烈之战，吓得有些精神失常，声音之中，微带颤抖。

那素衣少女缓步走了过去，牵着他一只手，柔声说道：“哥哥，你心里害怕么？”

重孝少年急急答道：“不怕，不怕，这点事算得了什么。”一挺前

胸，装出一副豪气凌云的神态。

那素衣少女微微一笑，低声说了数语，拉着那重孝少年急奔而去。

最后这几句话，说得声音甚低，上官琦等无法听出她说的什么。

但见两条人影，手牵手疾奔而去，片刻间走得踪影全无。

上官琦站起身来，长长吁出一口气，转头对杜天鹗道：“杜兄，咱们到江边瞧瞧去吧！”

杜天鹗还未来得及答话，忽听一个异常尖锐的声音说道：“大哥，不用去了，那两艘船已经走了。”

回头望去，只见袁孝卓立在月光下面，相距两人不过六七尺距离。

上官琦急道：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

袁孝道：“我到那边一棵大树上，看那江中情形……”他虽已学了大部人言，但遇上拗口转弯之处，仍是结结巴巴，词难达意，无法说得清楚。

上官琦道：“你看到没有？”

袁孝道：“起初之时，暴风大雨，夜暗如漆，看得不大清楚。自从风雨止了之后，就看得很清楚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你看到那具棺木了么？”

袁孝道：“看到了，他们把棺木抬入了一个很大的船舱去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些黑衣大汉，和用剑的红衣人可是从大船中出来的么？”

袁孝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不错。”

杜天鹗一皱眉头，道：“上官兄弟，你这等句句追问，不觉着太麻烦么？”

上官琦还未来得及答话，袁孝已连连摇头道：“不麻烦，不麻烦。”

杜天鹗只道他和自己客气，微微一笑道：“袁兄弟太过谦辞了，上官兄弟这等问法，袁兄弟答覆起来，只怕也觉着不甚方便。”

袁孝道：“很方便，很方便。”

杜天鹗看他说得十分认真，不禁微微一怔，一时间竟是想不出原因何在。

上官琦笑道：“杜兄不必多心。我这兄弟，从小就在深山之中长大，对人间事事物物了解不深。就是言语方面，也难完全通达。如要他自己把所见之事，从头到尾地仔细说来，只怕遗漏甚多……”

杜天鹗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老江湖竟也被你们迷惑住了。”

上官琦回头望了袁孝一眼，继续问道：“那艘船很大么？”

袁孝点点头道：“大船旁边，还有四只小船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那船舱之中，都是些什么样人？”

袁孝沉吟了半晌，道：“出来就看到，不出来就看不到啦！”

杜天鹗呆了一呆，低头沉思。

原来他一时之间不懂袁孝言中之意。

上官琦久和袁孝相处，知他遇上了无法说出的事，就用另一种隐隐相近的话说出，当下接口说道：“袁兄弟说那船舱中没有灯火，船舱里有些什么人，无法看到。除了那八个黑衣大汉和四个红衣人手之外，别无所见。”

杜天鹗“啊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袁兄弟，那艘船上，可有什么特殊的标识么？”

袁孝低头想了一阵，举手抓抓头皮，不停地摇头叹息。

杜天鹗吃了一惊，低声问上官琦道：“这位袁兄弟怎么了？”

下笑道：“袁兄弟，不用想了；那几艘船，都驰向哪里去了？”

袁孝道：“顺水而去。”

杜天鹗微一点头，转脸上上官琦道：“上官兄弟，眼下的情势，我虽然难以明了全盘，但大概想去，不出两个变化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哪两个变化？”

杜天鹗抬头望望天色，道：“走，咱们被雨水淋了半夜，先找个住宿之处，再慢慢地谈吧！此中情形复杂，也非三言两语能够说完。”当先转身，向前奔去。

上官琦、袁孝并肩随在杜天鹗身后，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路，已到市街之上。

这时，天色已近四更，商店客栈，大都上门休息了。只有一处紧临江畔的大庄院，仍然烛火辉煌。

杜天鹗久走江湖，一望那烛火的位置，已知是闵家的宅院。四更天仍然灯火通明，想必凭吊的客人尚未散去，不禁心中一动，回头对上官琦道：“上官兄弟，闵家之事，看来不关咱们兄弟，但可能牵涉到整个武林的局势！”

上官琦道：“是啊！小弟也觉着其中蹊跷甚多，事非小可。”

杜天鹗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已存下追查水落石出的心了？”

上官琦道：“这个，只怕小弟力难胜任。”

杜天鹗道：“如果兄弟有心追查其事，小兄倒有一个法子。”

上官琦为好奇之心所动，道：“愿闻杜兄高见。”

杜天鹗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这法行来虽易，但袁兄弟却是无法安排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杜兄先请说出，容兄弟想想再说。”

杜天鹗道：“咱们要想探得个中之秘，必须先得设法混入闵家不可。”

上官琦点点头道：“不错”

杜天鹗又道：“如若咱们仍是此等面目，决难逃过闵公子和闵姑娘的双目。如要混迹其中，必需得设法易容改装。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咱们纵然改换衣着，也无法改头换面。”

杜天鹗笑道：“这个，上官兄弟不必忧虑。在下带有易容之药，不过我这易容之药，只能改变肤色，却无法改变五官相貌。袁兄弟相貌特殊，纵然用易容之药，也无法隐去庐山真面，仍易被人看出破绽。”

上官琦略一沉吟道：“杜兄之意，是要兄弟和杜兄借易容药物隐去真正面目，混入闲宅……”

杜天鹗点头微笑，目注袁孝说道：“眼下为难之处，就是袁兄弟毫无江湖经验阅历，如让他一个人独自行动，只怕不甚妥当。何况江湖之上，险诈无比，袁兄弟胸无城府，难以应付。”

袁孝插嘴说道：“不要紧，我躲在无人之处，不出来也就是了。”

杜天鹗笑道：“此处人烟稠密，何处无人？躲起来不让人见，岂是容易之事。”

袁孝笑道：“我躲在大树之上不下来，别人怎能想得到。”

杜天鹗微微一怔，暗道：“这法子倒是不错，真亏他想得出来。”略一忖思，又道：“餐风宿露，岂是长久之策，何况还要食用之物。”

容色常变，而且连说话的声调，也常常变成各地口音，化身千百，叫人无从捉摸……”

上官琦听得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人世间当真有这等人物？”

杜天鹗笑道：“关外济济群豪，但化身书生对小兄却独垂青眼。我们时常晤面，有时他儒巾长衫，手摇摺扇，一派书生风采；有时老态龙钟；有时土布裤褂，一派乡下老的模样。”

上官琦接道：“他这等千变万化的身份，你如想去找他，岂不是异常困难？”

杜天鹗道：“他不愿见你，你就走遍白山黑水，也无法找得着他，有时对面相逢也不相识。”

上官琦叹息一声，道：“唉！江湖上奇事奇闻，当真是叫人目花神眩……”一幕幕往事，展现脑际。那古刹僧尸，绝壑遗体，以及那残酷的屠杀，默默无闻地消灭了当今江湖中数十个顶尖高手！

这诸般往事，无一不在他心灵中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回忆。

如今，又遇上一件难以思解的怪事，闵老爷子之死。

杜天鹗似是也不愿再多谈化身书生之事，当下打开一个玉瓶倒出一些白色粉末，放在手心之中，就地上取些积水，调研一阵，涂在脸上。

片刻之后，杜天鹗脸色逐渐变成了极深的紫红之色。

五官的形态，吃那深紫色一衬，也似乎移动了原来的位置，和先前大不相同。不论怎么看，也无法看出他旧有的轮廓形貌。

上官琦道：“真不愧称之为易容药，果然形貌大变，连五官部位也似改了地方，不论目光何等厉害之人，也无法看得出来。”

杜天鹗打开另一个小瓶，倒出一点黄色药粉笑道：“你用这个吧，要把你一张白里透红的俊脸，变成姜黄干瘪，面无血色。”

上官琦伏身就地上取些积存雨水，把那黄色药粉调开，涂在脸上。

果然，一张俊秀的匀红嫩脸，片刻间变成枯黄之色。

杜天鹗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咱们现在再去闵宅之中，已无人能窥出你

我的庐山真面目了。眼下还得想出扮装成何等身份人物，才不致引人注意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咱们扮装之人，最好能在闵宅左近行动，而又不惹人注目才好。”

杜天鹗微一沉吟道：“兄弟倒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只是有些委曲兄弟了。”

上官琦道：“愿闻高论。”

杜天鹗道：“咱们不愿引人注意，最好能分头行动。小兄不妨仍以武林中人物，赶往凭吊闵老英雄，混迹武林人物之中。兄弟最好能易装换服，扮作讨饭之人，梭巡闵宅前后，行动比较自由。江湖之上，本有一个以讨食为业的穷家帮，帮中不少身负绝技的高手，既然有此一帮，兄弟纵然无意中露出一些武功，也不致引人疑心。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如我碰上了真正穷家帮中人物，岂不要露出马脚。”

杜天鹗笑道：“不论什么事，都非一成不变，其中大部还凭仗个人机智应付。兄弟聪明绝顶，虽然少一点江湖的阅历，但如能处处小心一些，就不至被人找出破绽。何况除了穷家帮外，江湖上还有不少豪侠奇人，常常改扮作叫化子模样，游戏风尘。”

上官琦笑道：“试试吧！”当下把身上衣服撕破几处，打散头发，问道：“杜兄看看兄弟这装扮，像是不像？”

杜天鹗道：“虽然仍多破绽，但夜暗之间，不留心也不易看得出来。”伸手把那瓶黄色药粉递了过去，又道：“最好把手臂以及暴现外面的肌肤，也涂上药物，可掩去甚多可疑之处。兄弟请略停片刻再去，小兄先走一步。”说完话，也不待上官琦答话，振袂而起，疾向那烛火辉煌的闵宅奔去。

上官琦忽然想起，还未问这涂敷在脸上的药粉，是否怕水冲洗，要待开口呼叫时，杜天鹗已去得踪迹全无。

他望着杜天鹗消失的背影，出了一阵子神，才放好玉瓶，放步行去。

当他接近闵宅之时，心中忽觉着不安起来。只感行动之间，甚多不便，不觉犹豫起来，暗道：“我现下举动，不知是否像个讨饭人的样子？如果一到闵宅，就被人发觉可疑，那可是一大笑话。”正感心神不安之际，忽听身侧响起了步履的声音。

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神态威猛、背插单刀、全身劲装的大汉急步而来。

那大汉走近上官琦时，突然停了下来，打量了上官琦两眼，问道：“小要饭的，你可知一位闵老英雄住在哪里？”

上官琦暗暗忖道：“我如能替此人带路同去，当更可减少闵家之人的疑心。”

原来他总觉着自己动作不像，怕人看出破绽。

心念一转，答道：“你可是来吊祭闵老英雄的么？”

那人高声说道：“怎么，闵老爷子当真死了么？”语气粗豪中，带着伤感之情。

上官琦看他举动，知是一个带着几分傻气的浑人，当下说道：“是啊！死了很多天啦，今日出殡，送殡行列，长达数里。”

那大汉长叹一声道：“闵老爷子是位很好的人，怎的竟然不能长命百岁？”他生性带着浑气，一旦咬牙嚼字起来，甚不习惯，但神色却是一片恭恭敬敬的神态，充分流露出对死者的敬仰。

上官琦心中忽然一动，暗暗忖道：“生性浑厚之人，大都为人率直，此人这等尊敬死者，想那闵老英雄定然有可敬之处。”

只听那大汉粗壮的声音，又在耳际响起，道：“要饭的兄弟，你可知那闵老英雄安葬在什么地方，带我去瞧瞧好吗？”

上官琦微微一怔，道：“我只知道闵老英雄安葬之地，距此甚远，究竟在什么地方，我就知道了。”

那大汉似是骤然间，遇到十分重大的难题，仰脸望天，默然不语。

上官琦又道：“我带你到他家里去吧！有很多来凭吊闵老英雄的人，都还未走。”

那大叹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他家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上官琦伸手指着那烛火辉煌之处道：“就在那边。”

那大汉又想了想道：“好吧！”

上官琦微微一笑，转身向前走去，那大汉举步相随身后。不大工夫，已到闵家那座广大的宅院前面。

这时，虽是四更过后时分，但那宅外席棚中，仍然有着甚多没有休息的人，三五成群地坐着喝酒，或是在抽着烟谈话。不过那谈话声音甚小，别人极不易听到。

最奇怪的是那两扇白昼间紧紧关闭着的大门，此刻却大开未闭，任人出入。

上官琦留神四下瞧了一阵，却不见杜天鹗踪迹何在。棚中的人，看去都似闵家请来帮忙的，大都腰束白带，撩着长衫，卷着袖子，白昼所见那三山五岳的武林道上人物，都不知哪里去了，一个也看不到。

二三 一粒金丹

那大汉四面张望了一阵，急步向前走去，将近门口之时，突然听得一声：“贵客留步。”大门中走出一个面色紫红的中年大汉。

上官琦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这不是杜天鹗么？他怎么会招呼起客人来了？”

只见那面色紫红的大汉一抱拳，朗声说道：“这位兄台，可是来凭吊闵老爷子的么？”

黑衣大汉一抱拳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除了和闵老英雄有过一面之缘外，其余全不相识。只望大驾告知闵老英雄遗体安葬之处，在下要到他坟墓之前，奠拜一番。”

那紫脸大汉，不待他说完，接口说道：“此时天色过晚，暂屈大驾，在此留宿一晚，明日再到闵老爷子的墓地之前，奠祭不迟。”

黑衣大汉还在犹豫，但紫脸大汉，已长揖肃客。

在此等情势之下，那黑衣大汉，似是未便推拒，不自主地走进了大门。

上官琦混水摸鱼，跟在那大汉身后，也走了进去。

大门里分放着两条长木板凳，每条木凳上，坐着四个精壮的汉子。

十六道眼光，一齐投注在背插单刀的黑衣大汉身上，不住上下打量。

那面色紫红大汉，突然回过脸来，说道：“兄台请把背上兵刃，寄存在门房处，待离去之时，再取走不迟。”

那黑衣大汉沉吟了一阵，终于解下背上单刀，交给那面色紫红的大汉。那面色紫红的大汉，却顺手交给了左首的黑衣人，抱拳一礼，道：“兄台请。”

上官琦看两人并肩向前走去，也跟着追了进去。

八个守门精壮大汉，看他抬头挺胸，昂然而入，似是一时间想不出是否该出手拦阻，略一迟疑，上官琦已随在两人身后，闯了进去。

那面色紫红大汉忽然加快了脚步，穿过前院，进了二门，带着那黑衣大汉，进了一座厢房，笑道：“兄台就在此处宿歇一阵，兄弟立时叫人送上酒饭。”

那黑衣大汉，摇头说道：“不用了，在下腹中毫无饥饿之感。”

面色紫红大汉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兄台请休息。”躬身告退而出。

上官琦站在室外相候，一见杜天鹗退了出来，正待出言招呼，那紫红脸大汉，已抢先说道：“你也是来凭吊闵老爷子的么？”

上官琦忽觉着这人口音不对，不觉怔了一怔，道：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他本想问你可是杜兄么？话到口中之时，突然想到不对，改口问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你既是穷家帮人物，那就请到东面跨院休息吧！东跨院第一座厢房，尚有两个铺位空着。”也不待上官琦回答，大步而去。

上官琦心中疑窦重重，对那人是否是杜天鹗，甚感茫然。

他静静忖思了一阵，觉着眼下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条是立刻退出闵宅，一条是遵照那人的吩咐，先到东面跨院中瞧瞧再说。

他心中念头百转，也就不过是眨眼间的工夫，决定照着那人指示之言，向东跨院中走去。

这是一座优美寂静的院落，微风中花气袭人，静悄悄地，不见一点灯光。